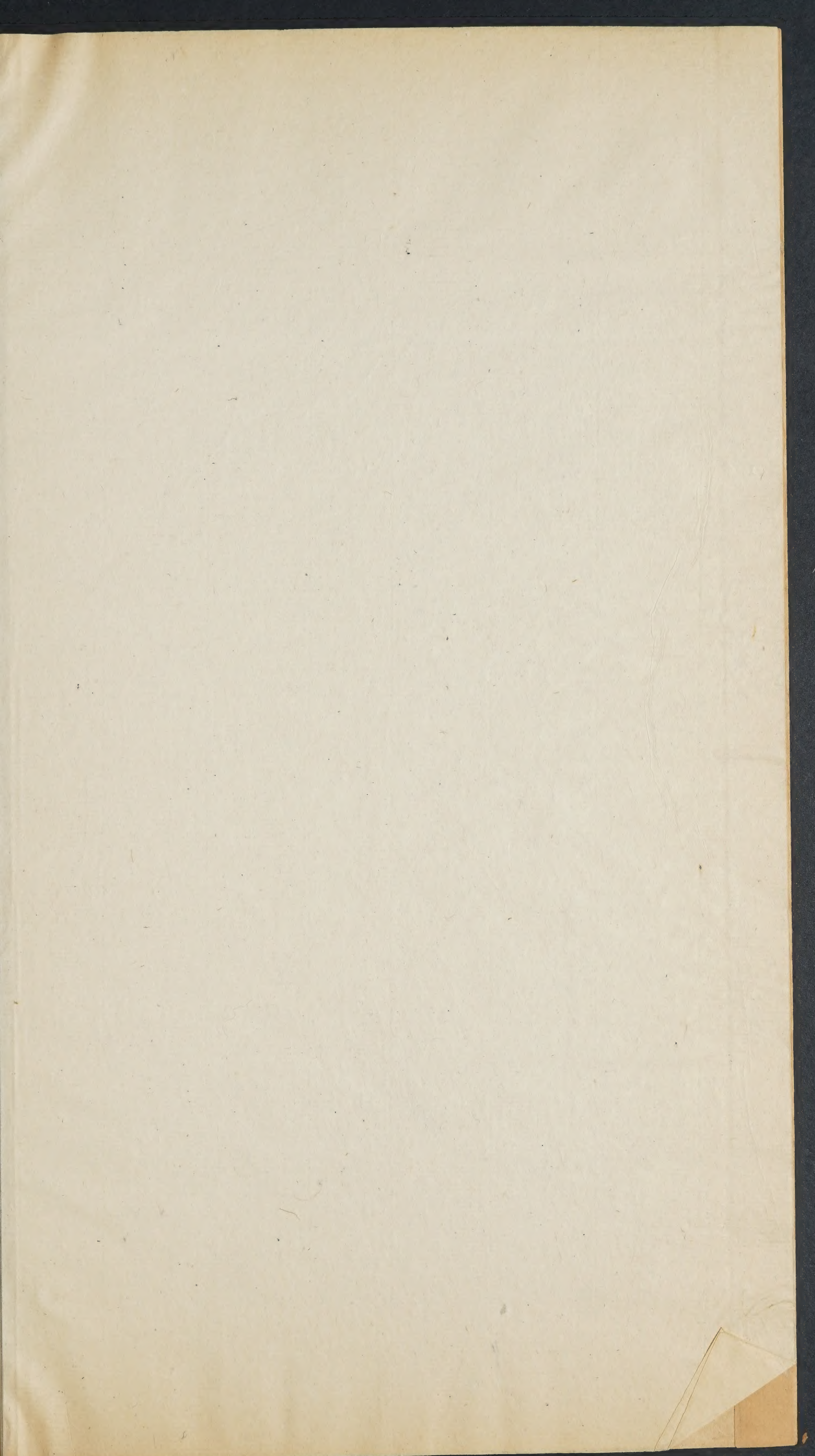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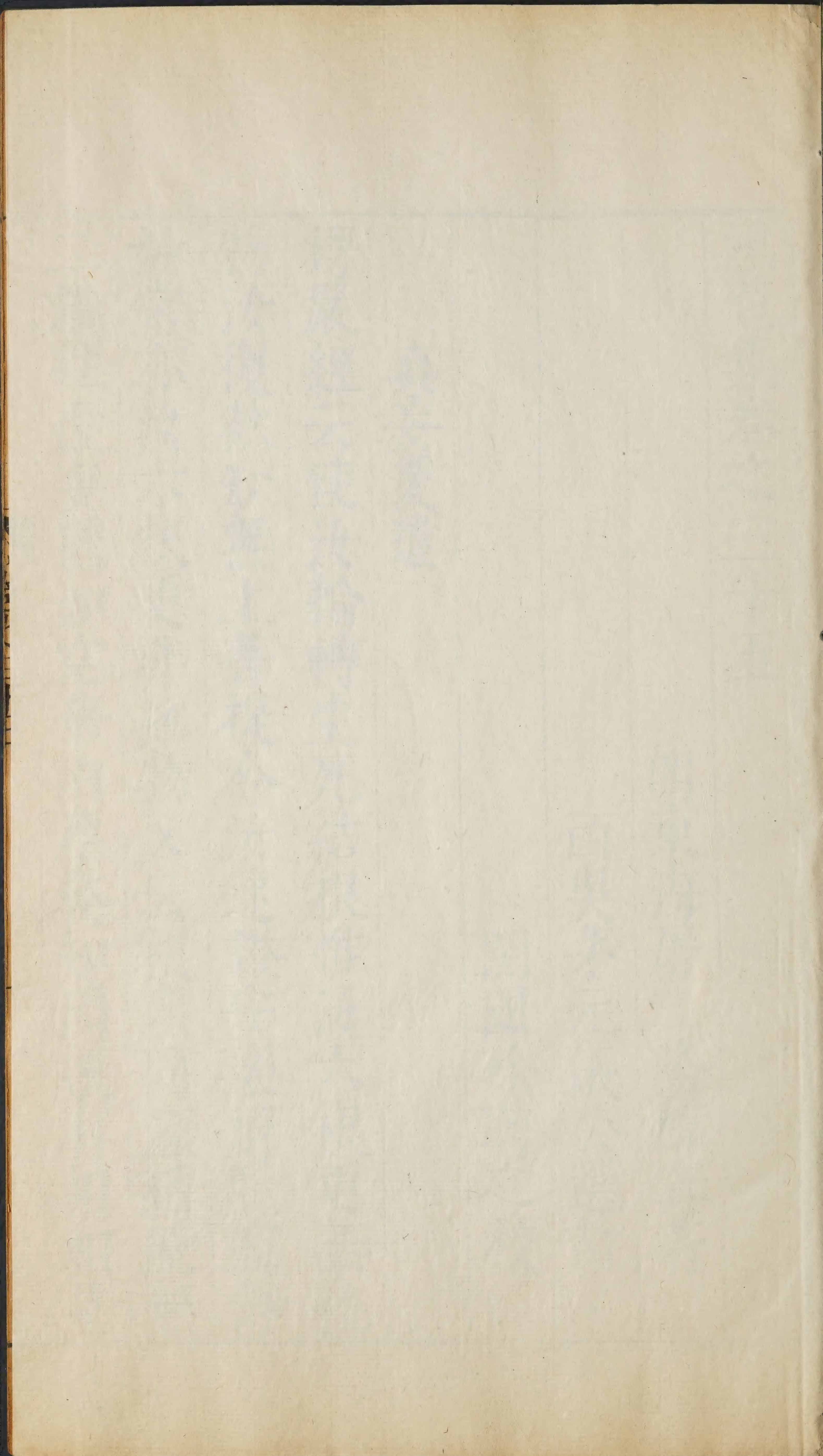






鴻苞集卷之三十五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閔國珍聘之校

真妄雙遣

楞嚴經云使汝輪轉生死結根惟汝六根更無他物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又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

無性同於交蘆是故汝今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真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溫陵釋云此總示妄結依根塵識起但妄識不立則妄結自解是爲解結眞要所以學道務去情識也經又云眞性有爲空緣生故如幻無爲無起滅不實如空華言妄顯諸眞妄眞同二妄猶非眞非眞云何見所見中間無實性是故若交蘆溫陵釋云妄法既無真亦不立若言妄顯真眞還同妄吳興曰前長行但破於妄今復恐捨妄取真故重遣

之經又云由汝無始心性狂亂知見妄發發妄不息勞見發塵如勞目睛則有狂華於湛精明無因亂起一切世間山河大地生死涅槃皆即狂勞顛倒華相金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夫真性無相有相即妄真性無知見有知見即妄真性無爲有爲即妄相也知見也爲也均一妄也執而着之爲縛悟而空之爲解縛者即縛其所解解者即解其所縛縛即爲識爲起滅輪迴解即爲智爲無上菩提在一轉耳何

謂識多聞妄作浮游散亂逐念遷流是也是去來生死種子何謂智正見正解圓通澄湛真常普照是也是如來涅槃正覺古人云善學道者轉識爲智是也

無欲

海上一將門子年少貌偉精騎射而以他罪廢職中丞王公謂之曰汝將種氣貌如此似可用何爲置在閑局明發校射命中者必用汝明日射連發不中人咸惜之曰命也余讀路史夏王命羿射于方豕之皮徑南之的曰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發不中王謂傅彌仁曰羿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故對曰若羿者喜懼之爲災而萬金之爲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

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無媿于羿矣王曰善吾乃今知無欲之道矣有萬金之利豔其前十邑之患懼其後雖以羿之神射頓失其神況他人哉將門之子之發而不中亦以是也智如巫臣夏姬之惑破家亡族識如崔浩國書之禍股栗聲嘶至人足垂二分揮斥八極而神色不變無欲故也

靈光

多記多言耗損神智不能了道是矣然胸通明博學強識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其言曰寧爲才鬼毋爲頑仙故無學不究無物不解莊子南華洸洋閎肆辯倒江海籤弄八極能仁氏經典若楞嚴維摩精理特論籠罩萬象無論見解即文義雄暢有非後世辭藻之士可闚其萬一而悟性了道彼皆無礙何也夫超三界證大道不外此心之靈光而已修其真我養其靈光一旦證悟靈光所包何所不

具靈光所發何所不周雖氣塞宇宙辯倒江海揉虚空爲粉碎挫大地爲微塵不過妙明中光芒發洩之最小者出而不耗動而不撓瞥而收之真我無恙此在大聖靈人則可不悟心地之人以強記爲博洽以辯說爲雄快以見解爲慧性祇有耗損而已

有無

人之戀外物者皆起于有之也從有生戀從戀生喜從喜生悲今夫浮雲之來不喜去不悲者無之也萬物浮雲然則心空而性見矣或曰萬物惡乎無曰公何以有之無常嘗至七尺非公有也卽今日亦非公有也或曰無常旣至身非我有則聞命矣今日非吾有何居曰公今日有之何以無常也

空不空

學道去斷常二見目逐無明作凡夫想常見也是生死輪回種子不去此見何由得超脫若惡凡塵力屏一切而使心如死灰是斷見也滯寂沉空亦無是處道經云常滅動心不滅照心動心旣滅心何不空照心不滅心又何空空而不空道將來舍古人云眞空妙有夫空而曰眞空非頑也有而曰妙有非實也

澄朗

䩄光氏舟行清溪見溪流澄朗上鏡毛髮下數游鱗一苔一石纖悉莫遁歎曰人心如溪流澄澈明朗無邪穢無隱伏人人見之豈非至人之心乎溪流有穢溪流不能爲之隱人心卽不能無少穢而明白洞達不爲匿藏亦何異溪流亦何害其爲至人之心哉一人忽進曰某言入于耳卽出于口有如含穢不吐不已此此亦豈非同于至人之心乎曰此淺也非澈也汝口無藏語安知心無匿情至人

表裏洞然至或妙理難言或機事宜密卽不洩亦不害其爲澄朗也

心境

凡人除境不除心至人除心不除境身屏塊獨而識馳喧囂形閟一室而心役萬慮卽深山市廛爾此中虛空須洞不着一物則雖萬境在目總之泡影空花風雨晦冥雷電交作揚沙走石六合如騖霎焉雲收電止太空虛朗自若一物不礙人心誠如太空何事不可為何境不可涉哉故瞋人不可瞋不瞋之人可以瞋喜人不可喜不喜之人可以喜

宮則多人以勤書人下可喜今支之今下以
大公下坐不可淺不可汝與人不可
一我北大堂賞[illegible]日諸 一 [illegible]不[illegible]人必論
人[illegible]四面[illegible]高[illegible]有[illegible]作[illegible]必去古人合[illegible]
其中八字兩[illegible]不[illegible]一句四[illegible]讀言皆日讀之言
人品[illegible]我同一室而心交萬人而我出其[illegible]
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心至人[illegible]心不[illegible]心[illegible]

高人名士往往以山川花木圖書古玩游神寄興託爲清高心尚超之則山川花木圖書古玩皆適也如其不超悉障也胸懷瀟灑遇物成趣偶然會心何所不適即如登臨佳山水心神故自曠怡雖在湫隘囂陋之鄉匈中之佳山水亦無恙若中無自得而待外物以取適物在輙適物過轉悲何名消搖

知足

慾海無涯不有以節之何所底止家累鉅萬擊鍾而食恨不掛一命之榮策名通籍身在朝列恨不登三事之貴拜相封侯大權在手恨不豢九錫之命黄屋左纛富有四海恨不享萬歲之期臨食浩歎登臺歔欷牛山爽鳩一何不達夫人情亦何饜之有故苟知足則任眞推分隨地皆可安閒苟不知足則過想妄求一生無非火宅榮啓期林類之徒帶索拾穗樂而行歌卓哉至人之識與天爲徒

者邪

刼見

康伯子通古今之書及聞道也終日如愚潘洞見子鍾離子子鍾離子亦以物而不能名子鍾離子曰大矣哉刼見者也開之日君典精神掩暎千古何故早世夫精神掩暎千古是乃君典之所以早世也

心神

濵滓子偶發一妄念顧私度如得罪神理何即覺頂上有聲如霹靂遍體驚汗凛凛妄心旋失矣神

明之速于桴鼓如此哉抑溟涬子之心神爲之也

形神

舟以載人亦以覆人人不得舟舟則水行必溺及岸則舟無所用形以棲神亦以礙神神不得形則靈光無托神完則形無所用

有我則形與神離離則礙礙所以凡無我則形與神合合則忘忘所以聖

鉛與金鎔則鉛亦金矣形與神鎔則形亦神矣飛昇之僊冈身俱上夫清虛之表豈渣滓之形可居哉形神俱妙無復渣滓故也

形者色身也神者法身也形神俱妙則色身亦是法身獨完元神則法身全而色身可捨色身亦是法身者冲舉之僊是也法身全而色身可捨者涅槃之佛是也

虛無結爲形骸譬如水凝爲氷形體煉還虛無譬如氷銷爲水

心境

余每觀歌舞邇聲色覺此中前後漸異初時遇輒喜過輒思久之遇輒喜過則不思又久之遇亦不喜亦不避如白雲丹霞然來固欣然去亦何戀焉京閉目不觀只爲此中打疊不淨故云聖人除心不除境凡人除境不除心

性物

人之好美器者見金玉而好見木石而好見弄奇而好見圖畫而好人之好美色者見豐豔而好見纖姸而好見粧整而好見妖輕而好故見性者性定則一見物者逐物則遷定性則齊物逐物則亂性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圖書古玩之好聰明文士競趨之謂之賞鑒家今時獨吳中此風為最盛最賢達者不免自少壯至老死終身沒溺於其中若飢食渴飲有不知此好

者衆咸目以爲俗胡其大昧也夫瓦石可用何必
金玉麤器可用何必精好時物可用何必三代以
此取聞祇以增冗以此怡情祇以喪心卽令積若
丘陵一朝蓋棺此物不隨也傭奴竊去子孫散擲
一生心力蕩爲冷煙如其不然後人克肖世守勿
失終將安歸胡其大昧也余生平絕無此好偶有
所得應手失去得不問其所從來失不問其所從
往太空浮雲巳爾友人嘗爲余假某物余留之曰
吾今日有吾六尺耳

清靜

凡人之一見而跳動蕩漾見事風生者必涼德之夫也一見而温潛簡重手采不露者必有道之士也譚景昇化書曰有保一器畢生無璺者有挂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雖然亦有火終日躁動而無我石沉重而頑枯者是得之牝牡驪黃之外

有道之士齊貴賤輕利害了生死自其餘事乃古
今稱俠烈者亦往往能之何以故虞卿棄相印以
急故人侯嬴刎頸以送公子聶政决目於嚴仲豫
讓吞炭於智伯田光伏劒於太子荊卿碎首於秦
庭魯朱冒險於季布貫高畢命於趙王孔融破家
於張儉押衙効死於仙客彼皆一俠士之雄耳未
嘗事學問聞大道而於死生利害得喪之際了然
無疑兀然不動良以天植其性也烏不染而黑鵠

不洗而白金石之爲剛也薑桂之爲辛也皆性也天性用事徒激於一時之意氣故未必當理使其得聞大道其所成就當何如哉聖賢取人務得中和粹美士如其不然與其得選耎闒茸者流寧得峭勁決烈者耳釋迦棄王位如浮塵宮嬪如臭穢淨飯畱之而不能耶須牽之而不動二祖斷臂長春折足非天下之大勇能然乎以斬蛇逐鹿之雄遇戚姬則餒拔山扛鼎之夫當虞姬則沮安所稱壯夫烈士哉學道者稟氣荷弱可以纖勝

學道貴剛乎老子曰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此又何說也吾所謂剛以任道也老氏所謂剛以凌物也吾所謂柔喪氣也老氏所謂柔葆和也剛以任道可有也剛以凌物不可有也柔而喪氣可無也柔而葆和不可無也

去智

夫丈夫之不如兒子也繁華之不如㐘蕾也飛禽之不如鷇雛也貴純氣之守也故曰穆忞隱閔純德獨存湫漻寂寞爲天下梟是故雲不族而雨草木不黄而落軒轅氏之尚智也遊於華胥登於化日軒轅氏之去智也嗟乎今之民也桔槹盈世矣如西日東流不可返矣

悟入

天之道散而爲日月星辰雨風露雷雲霞霜雪日月以爲天星辰以爲天雨風露雷以爲天雲霞霜雪以爲天而不知天之大不盡於此也地之道散而爲山川土石草木禽獸山川以爲地土石以爲地草木禽獸以爲地而不知地之大不盡於此也海之道散而爲江淮河漢陂塘洲渚江淮以爲海河漢以爲海陂塘洲渚以爲海而不知海之大不盡於此矣世尊之道廣大無涯而諸大菩薩及諸

無陋大阿羅漢生我法中各以所見發心悟入三摩地如憍陳那五比丘以音聲優波尼沙陀以色因香嚴童子以香嚴藥王藥上二法王子以味因跋陀婆羅以觸因摩訶迦葉以法因阿那律陀以旋見循元周利槃特迦以反息循空憍梵鉢提以還見旋知畢陵伽婆蹉以純覺遺身須菩提以旋法歸無舍利佛以光極知見普賢菩薩以分別自在孫陀羅難陀以明圓滅漏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以銷滅諸滿優波離以身心通利大目犍連以久

成清瑩烏芻瑟摩以諦觀身心煖觸持地菩薩以塵銷智圓月光童子以修習水觀琉璃光法王子以觀察風力虛空藏菩薩以觀察虛空彌勒菩薩以識心圓明大勢至法王子以攝六根淨念觀世音菩薩以耳根圓照三昧斯二十五圓通悟處入處不同如此其於得道證聖一也學佛者所患不悟如其悟何途不入乎

見性

人之靈光聚則靈散則暗常人試靜察焉少時一心內守神氣稍清從此修持豈不瑩徹柰何未幾而萬緣紛擾眾欲交攻矣喜怒哀樂酒色財氣功名富貴是非人我詩文交游入據方寸清者濁明者昏此心浮游四馳而無由見性矣法華云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雜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可謂提醒痛切矣

士大夫除富貴聲利而外最清者莫如讀書爲詩

文而亦不免損心障性何也善讀書者窮源尋委以開發性靈不善讀書者鬬奇務多而反耗昏心地研窮千古汎濫百家捜剔奇文雕紛綺語泝流忘源務華絕根只在虫魚聲偶上鑽求而全不向心性中理會譬如人久遊涉他鄉山水忘却本地風光散亂昏沉職此之故矣學道而不照管性靈豈惟諸子百家即聖經二藏皆障也

物性

庚桑子爲人踈而忘機直而好面折人過踈而忘機故不防物直而好面折人過故多招尤洞微生謂庚桑子曰直弦曲鉤古人所悲子以踈直困窮矣盍改王乎庚桑子曰桂辛蘭香蕪甘蓼苦物之性也夫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以寒暑燥濕而變其聲哉洞微生曰雖然金以鍛精劒以磨銛馬以調良虎以養馴疇謂性不可改乎庚桑子避席曰

敬愛教

氣禁

陰符經云禽之制在氣南華經云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所天也故玄龜食蟒黃腰服虎飛鼠斷猨狼狐嚙鶴以小服大皆制以氣也何況至人知行氣之法以氣禁物者乎善行氣者能禳天災禁鬼神禁虎豹蛇虺悉令伏不能起以氣禁金瘡血卽登止以氣禁白刃蹈之不傷刺之不入左慈趙明以氣禁水水爲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煑食食熟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

以氣吹之釘卽涌射而出又以氣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攡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熟禁犬令不得吠此皆出抱朴子又曰欲求神仙在於寶精行氣欲行氣而不寳精則氣洩而不可行也行氣大要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氣鼻中引氣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吐之及引之皆不欲令耳聞其有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

氣而瀉毛不動爲候也漸自轉增其心數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氣當以生氣之時勿以死氣之時故曰仙人服六氣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氣午後以至夜半六時爲死氣死氣之時行氣無益也行氣大要不欲多食生菜肥鮮之物令人氣強難閉也又當禁忿怒

妄離

大地山河妄結也人物花草妄形也喜怒哀樂妄情也生死聚散妄緣也一切逐物而起亦逐妄而滅故墮劫化人離妄故超劫世法亦人妄中之惡君子妄中之善皆不離妄離妄其維修空乎空而不空無妄無離

頓漸

大悟大徹則頓門是若未也隨緣挨捱以漸而除力制強排爲病滋重夫頓必由漸乎宋儒論眞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一旦豁然貫通頓也眞積力久漸乃頓也至人上智頓悟大法歷世叅修多生解悟至於今世而言下立了是亦有漸矣迷人謂道由頓悟匪從漸門苟不能頓遂付無可奈何亦大誤矣

觀空

心不可有物有物則牽牽則爲翳人耽博弈則所見無非博弈好淫巧器玩則所見無非淫巧器玩者結想千里遠不可致之物或有恍惚而至前者思所見邪色孤魅因而乘之呂蒙好易夢寐囈語見伏羲周孔此雖正念猶屬顛倒澄心定慮一念不起一物不著湛然觀空虛室生白靜中久之當有光景猶不可認著著之即墮邪道

修空

薛文清曰萬物盡天地老超然獨存再造天地萬物其太極乎又曰太極一圈中虛無物則太極之妙可默識矣余謂儒者無物以其涉世尚涉於有佛氏出世乃極虛無故能超然立於天地萬物之外天地萬物從有而起從有而滅理乘虛空故亦無起亦無滅儒與佛皆修空惟佛空得盡

虛無

王衍雖居台司不以事物自嬰當世化之自臺郎以下皆雅尚拱默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識者知其必亂王子猷作桓車騎参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當時俗尚如此神州陸沉議者皆歸咎諸賢祖尚老莊虛無嗟乎何其謬也虛無大道處喧無惡涉事無惱以無着爲眞常以有事爲應迹常動常靜謂之攖寧詎有身當事任不順

應善理而一於擺棄以爲高耶卽如老子遠涉流沙莊生曳尾塗中然後可以蟬蛻世務不以一切嬰心業在事任必留神壁畫意氣整暇乃不失消搖萬機隳廢將爲世道憂神明必亂以此求淸虛不亦遠乎老莊之道寧當如是因噎廢食大道將爲天下裂知道者辨之

空實

人心惟無一物者乃能應萬物無一事者乃能理萬事今夫目其光能遍大地山河而其中不容泥沙金屑故能無者能有能空者能實能寂者能感能靜者能動目着纖塵則咫尺不辯無物而後能照物也

不著

釋氏云衆善奉行諸惡莫作又曰不思善不思惡何也衆善奉行諸惡莫作修其行也不思善不思惡去其心也有其行積功德也無其心絶攀縁也心如虚空豈容有一物障礙風雷雲霧雖往來於虚空而虚空無恙以不著故諸惡衆善雖往來於心靈而心靈無恙亦以不著故不思善而行善不著於善也不思惡而戒惡不著於惡也不思善惡則無善可行無惡可戒也一思善惡則惡固吾累

善亦吾障也

　　叅破

如來云若說是事諸天及人盡皆驚疑道德云下

士聞道大笑之驚疑也大笑也何爲者哉於此叅

破了道何疑不然口吐蓮花無益也

緯真以靈光爲性以長生爲命是不知性命之爲理也流於禪釋仙道去矣

性命

稟性靈而常存者靈鬼是也固命蒂而不死者深山野人及龜鶴麋鹿是也單稟性靈者雖神通倏忽而若于無所依憑未免投胎而奪舍單固命蒂者雖永壽長年而患于愚蠢不慧未免苟活而偷生均不可謂之了生死也是故性命雙修謂之真人至若如來大悟性宗則雖不言命而命在其中萬劫不壞較之真仙又有加焉故清靈善爽屋壞移居紫陽但以目四果之徒而不敢及如來上乘

也

窮理

嗟乎今人麄心戾氣平居傲睨天地狎侮神明詆訶仙佛嘲笑清修岸然高視議論蜂起一旦疾痛臨身呻吟苦楚貪生怖死籲神明修齋醮無不爲已其始之高岸敢于毀仙謗佛謂無神明者亦何嘗有定見定力哉世人作過種種取快目前報應付之茫然神理目爲烏有及命盡業隨運去報至欲追悔而無及告世人而無從亦良可哀矣周文襄有一故人周老儒客死京師魂氣憑人遍會縉

紳故舊賦詩如流言事悉驗謂文襄曰吾平生不
信鬼誰知鬼到我文襄親爲人言此事惜乎當時
諸公不能細問幽冥之事也嗟乎世人誰不爲周
老儒哉身有形而必壞神無形而亜不滅此必然之
理而儒者不能窮何名窮理哉世亦有詆毁仙佛
神明至死不變者强直之氣似差勝他人然到頭
無益祇飲恨下泉而人無由知矣
儒者亦有不信仙佛鬼神而顧名思義砥行修身
不作罪孽者特其見有不及耳神明未必深罪之

也惟不信而敢於爲惡此則罪在不赦矣亦有[illegible]知罪惡深重畏惡神理而漫云無有者此則冒雨疾行聞雷掩耳愚亦甚哉則胡不急懺而速改也

眞我

人之所以不得道者皆我之一字失也人之所以爲惡者皆起于有我也百年之中偶寓形爲人大海聚沫耳人苦不達便執此假合之形認以爲是我我耳我目我手我足我口我腹我田我屋我衣我粟我金我玉我官我祿我奴我僕我得我失我

利我害我榮我辱我是我非我毀我譽於是乎計較生焉疾妒興焉爭奪起焉貪吝行焉形骸隔礙私妄深錮去大道之公日遠矣殊不知百年之前何者爲我百年之後何者爲我聚沫之散曾不一瞬譬如人寄宿郵傳便認以爲自家室廬不亦大惑乎一旦形神離散身不能留此身而外又孰爲我有然則此身非我此身而外又豈我乎吾有眞我一點靈光是也假我有壞眞我不壞靈光礙于形骸愈礙愈障無處尋覓假我銷融眞我自現

人之形骸有知覺者靈光知知覺也人之形骸能運動者靈光運動也人之形骸得住者靈光潤身也人死靈光散去形骸雖存無復知覺無復運動不須臾而散壞也由此觀之形骸爲我乎靈光爲我乎仙佛修煉性靈大悟大徹聚則成形散則成氣超世歷刧眞我長存孔子之河目海口如仰如俯自肩以下不及禹三寸者今安在乎而謊者謂孔子至今不死其所不死者何物世人不求之眞我而沾沾焉執取假我認泡沫之影爲金石之姿嗚

呼夢也久矣

眞心

夫修眞之士所作靜功檢點覺照運用抽添皆本於心神乃云不得有心何也盖人二六時中馳逐塵緣千思萬慮謂之識神此乃是生死輪廻種子將此思慮識神爲聖功作用認賊爲子何由得見本來祇益迷倒而已所以須掃空萬念大定大忘妄識旣遣眞心乃凝然後以此箇眞心輕移默舉漸合至眞故曰無心心裏施功又曰心入虛無行火候

純心

上士修心中士修行下士修名修名者行未必善修行者心未必純身有善行不如心無惡念

全是仙道

降心

學道者凡庸之人不難於灰心而難於絕慾英傑之人不難於絕慾而難於灰心子房散千金募壯士椎秦皇博浪沙中從漢高於龍爭虎鬬之塲鴻門一謝意氣千古忽而回頭謝人間事却萬戸封飄然追赤松而去圖南有志經營天下一見藝祖知天命有屬遂寂莫枯槁於華山此二公者其氣何盛其心何易灰也此其所以爲大英雄終以了道者與一衲道人芥視萬物身外蕭然乃每在蒲

圖感慨世事雄心忽起都抑不住愧古人多矣學

道先于降心肯哉

調心

廣桑子一日早起謂婦曰余今者調心心不動矣婦不荅頃之廣桑子冠冠差小以爲嫌婦笑曰君適言調心不動今嫌冠小者非君之心也邪廣桑子矍然歎伏一冠且動其心譚何容易婦未聞道其言若此是禪機也豈真往因者乎

婦不若貞之廣焉子宜冠蚤小以為嫌婦笑曰君
八家子一日早起謂婦曰余今青調心心不調矣
謂心

調心有三難

庚桑子曰調心有三難去熟難治細難除根難何謂去熟難庚桑子少好友念至即友少好詩若文念至即詩若文從少故熟熟故難去也故學道者熟處令生生處令熟以此哉何謂治細難庚桑子治嗔三年其先治嗔嗔過而後覺覺而悔之悔之復嗔也其後嗔半而覺覺未已其後甫動輒覺覺輒殺焉而其後乃漸輕即有大可嗔者不復動念然或遭細微之事忽動于聲色夫有怨親以平等

之法付之有大利害以天命付之有大僇辱以忍付之故可不動細微之事何反動爲雖倏過不畱亦云動矣豈非以愈細者愈難治哉何謂除根難以石壓草去石復生根在故也廣桑子初學道于曇師驟而勇猛慾念不起者逾年遂自謂離慾矣偶見一姣童而心悅之然後乃覺此根尚在向之不生石壓之也根苟在也卽終身不見終身不動猶爲頑空猶屬斷見難矣哉

心悟轉法華

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心迷妄緣則心不能超於萬物之上而萬物得以役吾之心是萬物轉也心悟眞性則萬物不得以障吾心而吾心常超乎萬物是轉萬物也趙州和尚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即此意也

養神

夫使耳聽目視手持足行者神也使形輕骨蜕凌空躡虛者神也通天地斥八極馭日月鞭風霆蹈水火開金石者神也故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香火如來者盡三界俎豆宣尼者通九州闕雲長之義烈也感婦竪司馬君實之誠格也動華夷此豈有智數勢力奔走驅使乎其間哉一神爲之潛通默運也英雄巨人欲經略世務整頓乾坤盍亦養其神乎虞舜所至成都成市周王發兵孟

津不期而會者八百國郭子儀單騎見虜虜人悉下馬羅拜非神莫辨此矣英雄巨人身肩天下之任先去聲利次去身家次去性命方寸之所激切日夜之所經營一惟以結納豪傑救濟黔首盡忠國家爲事不知其他若雞抱卵若鷺守魚若豹隱霧若犀望月精神意氣與四海流浹手足指臂萬夫奔走蹌踉而莫知其所以然如是何事不集何功不成矣若欲以智籠人則知於我者勝以勇降人則勇於我者勝我一人之識見手足所運動能

幾何夫古英雄之成大事在計畫靈變筭無遺策
舉事萬全物莫能難即如精誠醇白方寸恪然而
智術迂疎闇於機事能無敗乎夫智術迂疎闇於
機事者此庸人昏於利慾中多漉類而然焉有號
爲英雄願神養氣而瞶昧謬昏者乎孔明高臥隆
中講寧靜澹泊之學固已培其神識養其靈機及
出爲劉氏馳驅其神筭雄略所向無前而其心逾
以冲寂一則曰謹慎二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此心體之所以無累而靈明之所以盈充當時智

謀筭畫之士誰復能出其範圍乎曹操天姿奸狡詭譎權變大道不聞忠慤盡喪惟知賊害險殺籠駕一世以取利慾宣淫侈雖極機械變詐如鬼如蜮彼其時所籠駕者悉庸流衆人耳英雄巨人若孔明彼豈得而駕馭蹂躪之哉操方自謂智數權變天下無能當者而或值窮促智勇俱困狼狽倉皇濵於死亡者亦不知其幾矣惟天命在操卒倖而獲濟豈謂其智術萬全能推倒一世而自立於必不敗之地哉當三國時田豐審配陳宮之智非

不深長而並困於數飄忽起伏之雄蜂涌飈鶩卒以夷滅者不可勝計而獨一玄德屢蹶屢奮終濟大業豈曰玄德之智計足以勝人哉生平之忠誠信義寛仁大度爲四海所素歸也忠誠格天則神鬼聽命忠誠感人則智勇奔走是英雄集大事成大功之要領也豈世之庸流宵人所能及此哉然是神也非臨時可以卒辦在平居之培養有素也父母妻子之間飲食起居之際墻室屋漏之地嬉戲顰笑之微皆不可不慎也孔子曰内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孟子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神定則氣充氣充則神益王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胥是物也士大夫欲養吾神氣寡慾二字盡之矣夫慾者豈特飲食男女哉凡人情感于外而動于中一有所貪戀一有所住着卽細微絲髮皆慾也慾心一萌則精氣洩耗而方寸靈明之地已障蔽而不徹擾動而不寧古云利令智昏此之謂也有道之士智以養恬恬以養智氣充神王何事不了出可以擔當世道拯物匡時入可以了道歸眞離塵

度世士何可以不聞道哉噫三代而下振世英雄知此者鮮矣

以神馭氣

人内媿則汗出心悲則涙下憂則氣青怒則面赤通乎此則可知以神馭氣之道矣西昇經云神能飛形此之謂也

潙苞集卷之三十五終

鴻苞集卷之三十六

明東海屠　隆緯真著
西吳茅元儀公選訂
吳德輿玄潤校

了義

天下之物無有不無無無不有物虛則生何無不有物過則寂何有不無無而之有如水之凝為氷有而之無如水之銷為水無而不無矣以言無有而不有矣以言有故先儒謂大易不言有無有無

諸子之陋管商申韓蹤而求諸有者也釋老莊列宥而求諸無者也天下之患何者不從有起大地山河從有而凝胎卵濕化從有而結喜怒哀樂從有而萌是非利害從有而起貪忮執着從有而生爭鬬角逐從有而盛煩惱焦勞從有而煎憍盈技棋從有而縛所謂火宅也則不得不以無救之以無救有如以清凉水止炎囂罔不灑然佛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復如電應作如是觀張處度曰羣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

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着物自喪皆明無也悟無

則有遺有遺則累彌高人清士所以醉心焉必也

有無盡泯能所雙忘澄湛眞通斯爲了義

公虛

夫水之受刃也刃過而水不傷水虛也聲之度垣也垣實而聲不礙聲虛也日之照也玉堦糞壤無擇也日公也雪之墜也裀褥溷廁無擇也雪公也人礙形骸則實實故痛癢必知執形骸則私私故分别太嘶必也捨形骸以養其公忘形骸以養其虛旣公且虛大道來集公虛以遊世譬如浮雲之遊太空世之所不能難也

忘覔

師子尊者問於鶴勒那尊者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師子聞是言已卽入佛慧夫至道要妙斷非心思意想强求力索之所能得也所謂有心妄心也所謂有用妄用也無心無用除妄也妄除斯與道冥也無心無用非同木石猫狗也無心而存心無用而用起是爲眞

心是爲妙用也修玄之學以忘爲本以覺照爲用
張平叔云忘裏覓覓裏忘是無心之心無用之用
也

玄覽

夫心無事者可以應事其中常在萬物之上者乃可以爲萬物下惟出世者乃能涉世提挈陰陽整頓乾坤經營王覇鼓鑄人物掀揭二儀照燿萬祺事業至鴻鉅矣若以性靈觀之太清浮雲也大英雄人超然玄覽亭亭霞表平居常有淩虛度世之心不以塵緣俗務爲纓紼強而後起迫而後應天地萬物臨於吾身乃出吾身爲之馳驅臨身即做脫手即空外不束縛内不黏帶然後其中常玲瓏

虛湛以吾閒暇之氣酬應𠡠勤膠膈秉玄德握靈樞而天下之事從容就理一朝塵境去我而靈臺洎如無事譬如雲霾蔽天風雷破山了不碍虛空之體瞥然而過太清無恙其斯爲至人襲氣母而侔造化者乎後世人物甲甲方其貧賤時不堪悲涼坎壈日夜望富貴到手以信其眉頭外耀里閈內詫妻孥其建立庸陋無足觀宜矣間有志向差高欲挺身爲天下建一功立一節若而中之超然之度境未臨前先取天下之事物而黏之胸中及

其到手遂入在葛藤窠曰身墮苦海而尚欲爲苦海下筏昏沉瞀亂其何能濟乎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禹亦曰吾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蝘蜓大英雄人立於萬物之上而後能理萬物者如此後世張子房李長源二公庶幾近之其它名臣將相見此趣者少矣晉謝安最號風流脫洒然觀其養望東山時妻以富貴爲言安捉鼻曰但恐其不免耳以此覘安身臥名山心懸好爵如鶺鴒之望魚獺人之守兎也烏

能超然哉

疑叅

學道要悟悟在叅叅在能起疑情古德云叅禪須是起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然此疑情只爲曠刧生死未明展轉流浪生旣不知來處死又不知去處此豈不是眞切起疑情處乎切切於生死事上疑着疑之不巳自然情念消心路絕知解泯能所忘不覺不知忽然明得本地風光本來面目圓陀陀赤洒洒明晃晃大日輪照破萬暗無一暗不明金剛力斬斷千絲無一絲不斷直超

三界獨立萬刼永永不生永永不死名爲了事丈
夫設或久叅而不獲悟只莫問以塵緣妄想只向
生死機關上實疑實叅但使眞叅之心愈眞愈實
久愈不退轉自然有個消息來也或曰學道忌情
識種種起伏思量總謂之情識謂之流浪根因今
曰疑曰叅得非亦屬情識有違何思何慮之本體
耶曰誤矣種種起伏爲塵緣起念妄心也故是流
浪根因能疑能叅爲大道起念照心也此乃菩提
正覺古人云常滅動心不滅照心若不疑叅剗心

空寂與木石相似性靈豈有自明大道豈有自得
之理哉
天如禪師云眞妄同源初無二體特因迷倒而有
分別迷則依眞起妄如結水以成氷悟之返妄歸
眞如消氷而爲水

去繫戀

晉王珣王珉捨宅爲寺唐賀知章捨宅爲千秋觀龎蘊沉家産於洞庭湖而與女靈照同修梵行裴休爲宰相而送子出家古佛往往棄國王之位而修無上之道匈中超然無所繫戀如此乃於道可冀耳今人侵削閭閻以益第宅漁獵市利以增貲財爲錙銖之錢而破顔爭尺寸之土而連訟擁膏腴以奉軀殼竭心力以營妻孥如是雖目窮四部口吐蓮華何益哉吾鄉萬民望先生爲大都督督

漕兩淮司國家權利最鉅而幅巾野服所居蕭然任滿東歸有四簏籍家人意其中必有所畜發之則乾菌荔奴之屬在焉後屏居虎林之西溪茅茨一椽僅盖風雨擁衲提鉢以遊民間人無識其爲故將軍者遇侮受辱恬然而去斯其於身家之念輕矣如是而學道庶乎襄陽居士非丞公之風哉

故學道先須去繫戀

凝神

凝神于實久之則虛者實矣故太空可蹈也凝神于虛久之則實者虛矣故金石可游也

形神

人之六尺能行萬里而不能蹈水跬步能登千仞而不能乘虛尺寸形骸閡之也出乎金石入乎重泉遊于太古翱于寥廓扶天地之閡奪日月之華則神也形合于神神合于虛所謂吾喪我也吾喪我復何閡哉

含光

人心之光彩外馳愈散則愈昏靈幾內含愈沉則愈朗故有奇言以驚世卓行以傾時精神掩映籠罩而其中漆如智察萬里之外而幾昧寸睫之前有貌麗而氣愉行朴而言吶悶然嗒然世方以愚人相之而其中洞朗理無所不綜而眞無所不悟譬如燃炬于空濶之處照不能丈尺移之蔀暗則一室皆明何況人心之靈光而藏之于內養之以昏人而瑩徹其爲精芒何限哉關尹子曰吾道如

處暗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此之謂也

死心

余師金虛中先生遇衡岳王薛二眞人授以玄關一竅大道臨別惟教以煉性死心先生來居虎林城中日雜處鬧市隘衢花柳蹊蹺歷二歲餘心如死灰矣虞長孺邀與共飯適長孺隣家池决魚逸長孺惋惜問之至再先生曰何關汝事汝之心活如此奈何入道長孺弟僧孺津津譚詩先生曰學道須學癡學呆學拙混沌鴻濛乃與眞合子津津譚詩是賣聰明釣聲譽也去道遠矣雲間袁長史

訪先生先生曰公心如劣馬何以譚道爲長孺僧孺勤心苦行向道不爲不精專矣表長史落落穆穆老而忘機猶皆以心活見呵何况他人哉司馬子微坐忘銘云心死然後神活魄滅然後寬昌古至人識之矣是誠吾黨對病之藥余拜而佩之終身

精專

學道之人精專且久無有不成者虫之呪子蟬之蛻殼精也犀之孕月蚌之胎珠專也繩之鋸木水之穿石久也精專且久凡物亦有成者鶴鹿之長年是也外道亦有成者釋氏所謂外道仙人之神足是也精魅亦有成者猿狐山鬼之通靈是也然鶴鹿雖壽人得而殺之不通性靈愚故也外道雖神慾得而娩之不聞大道偏故也精魅雖靈至人得而治之不行正道邪故也況聞大道行正事養

性靈而精專且久何患不成哉雪山苦行始於淨居鼎嶺精修成於神姥不精不專不久僥倖而求速效非有志者也

提醒

人生一點靈光圓明閃爍照破十方譬如一顆明珠本體內外團欒瑩徹無有纖毫滓垢只因墮在情塵中一向被喜怒哀樂酒色財氣是非人我富貴利名種種障蔽將這本來圓明閃爍底昏了日久障重愈障愈昏弄得黑漆漆相似然其本來圓明閃爍底何嘗減損了分毫只被情慾覆蓋一時不得透露譬如明珠被泥沙遮掩日夜增長堆積此珠何由得發光彩然不過遮掩着乃其圓欒瑩

寶鑑當年
照膽寒向
來埋沒大
無端衹今
拈盡明全
見還得當
年寶鑑看
當與此詩
同參

徹本體自不曾虧損分毫一旦豁然覺悟將從前
許多情慾障蔽倒掀撤過那本來圓明閃爍照破
十方底依然顯露出來却與先前未曾受障蔽時
相似譬如撥去泥沙明珠顯出還是舊時完完全
全一顆物事只怕人昏迷終不回頭却不自知這
種種是情慾是障我本來靈光底只管一向昏迷
去情慾終身不去靈光終身不顯如人記不得我
這顆明珠落在泥沙裏却也何由得出頭所以要
人提醒

靈光本自圓明只被情慾障蔽障蔽一撤圓明自
還所怕昏迷要在提醒然世間聰明人從這里回
頭覺悟底往往有之乃多有見得惺惺了情慾畢
竟不去靈光畢竟不還何故以其一時戀着不能
抛割也盖原來此箇靈光是多生以來交付我底
此箇種種情慾諸緣也是多生以來與我作對底
染着得久心生愛戀一向迷而不悟者固無從覺
便覺得此是障我靈光底死臭物事却還戀不能
割譬如人從小與一班無賴賊子哄誘作件去打

刬闘賭做喪身亡家底勾當一向迷而不悟忽然一日悟得這是一班歪人做喪身亡家事待要捨絕却只因從小與他們周旋得熟快活風灑怎生割捨得下因循留戀明知故犯此時則除是奮起大雄猛心一刀兩段便做得撒手自在底人

何以明諸般情慾是多生以前一向帶來底今夫嬰兒赤子天性純一未發無人教道却不知何由便曉瞋喜心生得失計較是非小物事喫底要底入手則喜笑不得則悲啼人稱賛它好便喜罵說

它不好便怒由此觀之這個諸緣却不是多生帶
得來底所以一時難割多生帶來今生一刀兩段
做箇無事撒手漢豈不快哉

惟簡無事
待來底所以一時
治不好便怒由此觀之言

覺悟

佛國淨土上帝玉清及仙都洞府皆離垢絕塵清虛自在純和鴻濛永斷一切苦惱一切塵勞此世界爲有形骸根塵情識結縛嗜欲黏帶貪瞋相競是非相軋人我相形利害相攻智給愚衆暴寡强凌弱重重障碍世世沉淪所以禪家目之爲五濁惡世中間賢人秀民亦有菩薩仙真居之或憫衆生之迷陷而應身出家來作津梁或因微過而謫降而混俗了緣終返清淨顧念此衆生莫不有靈

性莫不有善根惟一墮穢濁業識昏迷相引相牽
人於苦海備販者苦於惷愚而不學而聰明富貴
之徒更易積過焉聰明而有爲惡之才何惡不至
富貴而逞荒淫之欲何欲不宣世人之所謂幸君
子之所謂大不幸也誠一覺悟刮垢澈非滌除玄
覽五濁立超仙都淨土矣豈非天地間一撒手了
事大丈夫哉

覺照

夫覺照者神聖之鏡也萬物入心一照即空縈纏在前一照即脫煩惱乍起一照即除貪戀初生一照即舍垢穢始臨一照即淨烟焰方烈一照即涼慧從此生病從此去入道如箭矣

覺照貴早

人生一喜心則神散生一怒心則氣昏是皆損其性靈人以大地山河之故而横生喜怒吾猶以爲失輕重何者性靈至大大地山河至小也何況因

一針一草而動心者乎人於喜怒之後徐而思之
某不足喜某不足怒了然明矣當其喜怒卒臨曾
不能察過而悔之不亦晚乎是故覺照之功貴早

絮沾泥

語云英雄回首即神仙古來抱瓌奇人雄心偉畧其初亦常有志天下機緣不偶瞥焉掉頭一挫飛揚立返枯寂放而能收欛柄在我斯其所以爲龍蠖大人哉人徒見灌壇避龍女素書起轂城南陽起臥龍三秦挾捫虱謂青雲之豪終薄層漢埋骨丘土閟影山阿此自枯槁相夫見一何拘攣乎安期生以長策干楚不合飄然投東海秦皇帝嘗招之長揖數語脫玉舄阜鄉亭而去東漢嚴光以足

加帝腹止知故人不知天子亦無負狂奴本色然
觀其譏切候君房語曰懷仁負義天下悅阿諛順
旨要領絕乃知子陵非碌碌隱者陶淵明生平漂
志羲皇寄情麴糵頹然逸民之標及讀其荆軻篇
沉激憤壯匈中片氣磊磊矣通明先生栖眞句曲
樓居避喧有塵芥八荒之志乃承梁武顧問譚析
國家大事至稱山中宰相陳希夷有志安天下見
眞人受命中原有主墮驢一笑遂隱華山蛻骨雲
臺登名仙府而梁朝陸法和泰山道士徐洪客咸

抱真雄略隨時卷舒矣余才中下無當於時然
少年頗負意氣思以文章功業自顯嘗爲小吏俠
聲滿吳楚間中歲好道捨有歸空風波難之旋脫
世罔薰爐茗盌兀乎枯禪矣而早時壯心鍛抹未
盡翻覽古人奇節瓌行不自知其意態之棹舉也
暇中偶讀曹翰列傳至其詩云曾因國難披金甲
不爲家貧賣寶刀爲之慨然久之因蒐考古今英
雄韻語以備覽觀纔一吾伊王處仲之唾壺何勝
裂矣曹孟德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劉越石云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左太冲云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顏延年云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鴻羽有時鎩龍性誰能馴郭景純云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曹景宗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斛律金云勑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張燕公云朝提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

郭元振云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李青蓮云明君越羲軒天老坐三台豪士無所用彈弦醉金罍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黄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産今朝貧杜少陵云巳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篴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鑑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王右丞云非但慷慨獻奇謀意氣

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頭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
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
種先生柳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高
常侍云大漠窮秋塞草腓孤城落日鬬兵稀身當
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邯鄲城南遊俠子
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讐身
不死岑嘉州云鳴笳疊鼓擁迴軍破虜平蕃昔未
聞丈夫鵲印搖邊月大將龍旗掣海雲一持楞伽

入中峯世人難見但聞鍾草衣不針復不線兩耳
垂肩眉覆面李昂云楊葉樓中不寄書蓮花劒上
空流血劉長卿云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劒荅
君恩白舍人云遺文三十軸軸軸金石聲龍門原
上土埋骨不埋名呂純陽云西隣已富憂不足東
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黄金散盡爲收
書李昇云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
能世路趍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李鄴侯云不然
鳴珂遊帝都不然絕粒升天衢安能不仙復不貴

空作昂藏一丈夫李長吉云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眞人赤龍子芒碭雲瑞抱天迴咸陽王氣清如水韓昌黎云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韓魏公云危石盖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岳武穆云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蘇長公云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楊萬里云月在荔枝稍上人行荳蔻花間但覺匈吞北海不知身

落南蠻顧阿瑛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高季廸云風卷雙旌雪覆韉遠騎白馬出行邊兵馳空壁三千幟客宴高堂十萬錢吳淵頴云孔融才疎不足多袁紹衆盛空黄河代公土地仍同患段國風塵漫助戈世閙壯士但老死凍鐵沉埋何處使千秋萬歲金花虬恨不鑄得劉幷州劉青田云萬里玉關傳露布九霄金闕閃雲旗孫左司云天與數書皆鳥跡家傳一劒是龍精李獻吉云客子過濠

追野馬將軍弢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日

橫空冷戰場王新建云數峰斜日旌旗遠一道春

風鼓角揚前旌巳帶洗兵雨飛鳥猶驚卷陣雲唐

應德云雪後鐵衣行塞外月明清嘯滿樓中陸子

淵云大將能揮白羽扇君王不受紫貂裘王文安

云夜斬單于氷上渡曉驅番馬雪中騎王威寧云

忠臣報國心如火一夜西風吹作灰嗟乎調御乃

稱丈夫降伏斯歸般若雄心不降尚名結習毒龍

狂象害道何疑諸公軒舉籠罩一世若入靈山應

真鉢中悉蠕蠕之物也余夢覺矣念之絮沾泥矣

一佛道離妄

佛門禪師嘗謂道家以妄心存想日久月深尚能成功不爲地水火風所使況念念住在般若中臘月三十日豈不能轉業耶此固佛法中議論原是如此但佛門弟子亦未深知道家道家所謂妄心是指其好長生者而言念好長生然後修煉者固誠有之以此成功終非了義故應爲佛祖師所呵乃若黃老祖師大道先際無始後際無終廓徹玄

佛是保神之元不爲欲樂仙是保精之元不爲欲傷均是無欲之道

通靈明虛湛爲體感而遂通徧周沙界爲用造用無方靈變莫測爲神如李清菴道德經會元曰須索向二六時中興居服食處回頭轉腦處校勘這個巍巍地活潑潑地不與諸緣作對底是個甚麽校勘來校勘去校勘到校勘不得處忽然摸着鼻孔通身汗下方知道這箇原是自家有底自歷刦以來不曾變此分明就是楞嚴圓覺底道理只因靈明既悟性徹形全自然長生不死初非先望長生而後修大道也然先望長生而後修大道者實

有之乃是後來學道之徒貪着長生而後發願修
行卽此貪着非妄心而何因貪長生苦志修煉亦
遂能延年度世終是妄心成就有漏有壞去黃老
之本旨遠矣然則謂後來學道者有妄心則可謂
黃老祖師有妄心可乎後之學佛者不明來歷槩
以道門是妄修妄證認道門爲異端外道則誤矣
曇陽大師見觀音大士與金母元君在虛空中朝
夕相與甚密同心同道可知特大士道品尊於金
母金母執禮恭謹耳若如後世佛弟子議論則是

大士必以金毋爲外道仙人避路不見矣此關係大道不淺余既爲三教弟子不得不着論辨明此義不明艮已久矣噫

夢境

泥沙金屑同於障目是非善惡同於障心心無物則虗虗則道乃來集欲障亦剗理障亦剗心然後虗心之虗也徵於夢寐余剗心學道萬念俱遣偶取三教理欲篹成一家言仰觀三才俯讀百氏研精道味蒐而筆之夜以繼日余時以想因多夢寐而覺罷顧念業空諸有心如焚蘆而夢寐若此余知其故矣著書一念爲障也心其可有芥乎哉心經曰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莊子曰眞人其寢

不夢其覺無憂虛而無物也然佛道二藏皆至人所作極于充棟而都不聞爲障何也至人從虛靈吐出出而不思故順而不擾其光愈洩其照愈埋余惟研精以索之是故其氣易耗深思以搆之是故其神易罷夢境安得而不亂乎得少慧而好辯道家大忌知之而不能抑止是曇師之所以垂戒獨諄諄於大美無美至言無言也昔抱朴子譔內外二篇蘇門先生不留一字古人之見處亦自不同如此大要余之所最宜節省者言語文字也

常思

百花開則必謝，草木榮則必枯，氣候燠則必寒，暑蟲奮則必蟄，萬形成則必壞，皆不能逃乎陰陽五行之推盪。故人之有生，有無涯之慾；生之有死，乃必至之期。忘必至之期，逞無涯之慾，朝盈萬事，暮戢一棺，慶甫出門，吊已在室。俯仰今古，英雄之流，聰慧之士，未有不如此者。故人常思病，則馳騁爭競之氣灰矣；人常思死，則經營煩惱之念銷矣。從此進而求之，又有不病不死法，愚不能知，請問之

古至人

聞道

天下之事○有至不可曉者○有見其遠而不見其近○有知其微而不知其顯○有能其難而不能其易○有明於人而不明於己○崔浩能料敵人之成敗於數千里之外○如指諸掌○而不知國書之禍近在眉睫○京房占未來吉凶○毫髮不爽○而不知恭顯之難○刀在其頸○豈非見其遠而不見其近乎○蔡中郎柯亭辯笛○琴聲知殺○可謂妙識通玄○而乃不知董卓之爲漢賊○張茂先博綜海鳧○精詧龍鮓○可謂沉機頣

拔而乃不知周旋篡逆之爲禍本豈非知其微而不知其顯乎梁武英略芟除英雄不啻薙草摧枯而至其晚年困於一侯景唐文神武掃蕩六合在反掌指顧間而至其末路以天下全力喪師遼左豈非能其難而不能其易者乎申公巫臣爲其君相策夏姬之事亦云明智絕倫矣而卒乃身竊夏姬以逃亾家覆宗爲天下笑袁紹廢長立少譚尚不相能日尋干戈劉表貽書陳說禍福可謂袁氏忠臣表卒廢嫡立庶亡其家國隋煬廣討陳叔寶

之罪明於皎日及自爲君昏虐又過之至爲叔貴之鬼所笑豈非明於人而不明於己乎故特達之智識昏於嗜慾障蔽不可不徹也精英之士志怠於成功晩節不可不持也博洽之夫道亡於多岐要領不可不總也才大之流禍生於所忽細微不可不謹也要在聞道而已

系

世

物化

腐草爲螢雀化爲蛤雉化爲蜃此爲造物所化者也齒落更生髮白再黑身生羽翼冲舉太虛此化造物者也爲造物化者我命在造物化造物者我命在我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有物以造之忽然而有有物以化之忽然而無陰陽代謝故生而無生不與物同生死而無死不與物同死物生而我不生無死之理物死而我不死無生之心超出陰陽故也

舟筏

形骸者以載神明亦以障神明障神明則形骸可厭載神明則形骸不可離人作無明有形骸故鬼沉幽趣離形骸故至人養成靈光圓明妙湛則山河天眼世界法身聚則成形極百千億散則成氣還歸虛無四大幻軀何有哉譬浮江海者不離此水未能舍舟及岸而登無所用筏如來投身餓虎至心苦行固無所顧慮亦以皮囊雖損神明無恙若凡夫形壞而神昏徒劘虎牙有苦而已何由超

脫

嬰兒

夫聖人四肢百骸與衆人同爾乃云水不能溺火不能焦刃不能傷豈理也哉曰聖人神完而氣固形釋而體融利害不入其府生死不挂其匈四肢百骸渣滓化爲眞炁何傷之有虎狼啞人遇嬰兒則不食蓋嬰兒不知恐懼故物莫能害也何況聖人之虛藏於天而心冥乎道者哉人必心先受傷而後形從之矣

夫聖人四肢百骨與衆人同爾乃三尺水不能溺人

陰陽太極

溟涬子在潁上禱雨以夏六月暴赤日中從朝至晡者凡兩日士民哭而止之者千人僚友有來同坐者少頃而不勝其炎燠竄去明日遷城隍同暴神汗淋漓如雨而溟涬子心地清涼無少汗夜歸復拜于中庭達曙凡三日拜至五鼓雲合而雨溟涬子不罷不病又在青浦為民禱晴以五鼓起徒跣至城隍祠後堂坐雨中大雨如注天明士民乃覺環而哭之溟涬子怡然無所苦如是數日亦不

病以今思之溟涬子非有所得者直以一念精誠遂能禦寒暑不為所侵夫商丘開信范氏之至遂能從高臺投下形若飛鳥而不為傷入水取珠入火取錦而無礙及知范氏之誕已則水火不復可近矣孔子曰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焦又何怪矣夫一念精誠太極也寒暑陰陽也太極用事豈陰陽所能陶鑄哉苟能見性明心純乎太極則遂跳出陰陽之外為天地間一逍遙自在人豈不快哉

大慧語錄

大慧禪師曰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淤泥乃生此花老胡云眞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爲非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着力驀然鬧裡撞翻靜時消息其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大慧此語士大夫之津梁哉士大夫知此可

以不離簿領不脫進賢而坐證大道不然雖居深

山數十年何益之有

眞正大英雄

古今眞正大英雄事業無他調心而已英雄人能提三尺劍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將百萬衆摧堅陷陣橫行匈奴中弄羣愚於股掌驅風雲於叱令行禁止而爲其所欲爲揮千金而不顧遜萬乘其若仇世益高之比于山斗抗疏人主之前批鱗折檻聲震海內能驤虎攫自鑄偉辭至與日星並耀江河同流亦旣雄豪不凡矣而或尚憂樂得煎其府喜怒得滑其中遇甘境則生戀茹荼蓼則生悲

一切是非人我怨親利害咸足動心直下與兒女子等爾故世所稱英雄皆麄才浮氣也世之英雄成一大功立一奇節天下頌之竹帛書之非不赫弈亦止此一事一節而已心苟不調一六時中舉心動念隱微之過不知其幾道人枯坐蒲團之上調心煉氣性地既明則雖無一事可見一節可表而澄湛冲和其爲上善何限彼其睨世之英雄奚翅一蚍蜉蠛蠓哉嗟乎士大夫知此可以消折意氣愼毋目滿高其舉趾矣

眞我

董穀曰唐虞迄今四千年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聞其名而已更歷四千年則今之五經四書寧有存者乎大化之中未嘗有聲臭而能久存者也推斯以譚鴻荒以前聖賢湮沒而無聞者恐亦不少矣劫終之後即孔子之名又能不灰滅乎然則爲善何益也曰孔子雖灰其理不滅其理不滅孔子何必其名之存是故學道者貴修其眞哉

與王季夏言

靜功人人難之雖大英雄初上蒲團亦復爾爾足下初機苦雜念難降且隨理捱去聽其起伏漸自有下落只取閉塞耳目斂神回光亦便勝勞勞擾擾時不可於念頭雜起時一味强撲撲而不已反能動火不如且罷功作隨順閑坐卧務令常常安閒整暇則藥自行神自王初服七丸且令藥勢徐行後得五丸須過五七日又服不宜太驟後反無服也

鴻苞集卷之三十六終

